

# 画小甸

李振秀



小甸集特支纪念馆外景(资料图)

因初识水粉新鲜劲,每到一地方,我第一眼就瞄天际线和地平线,想把映入眼帘的风物定格,在心底暗暗起稿。

到小甸也不例外。自去年随县文联组织开展的“送欢乐下基层”演出走进小甸镇后,这是我第二次来小甸。

远观,小甸是安徽寿县瓦东名镇,寿县革命摇篮。古时,是瓦埠去合肥驿道上的一个小站,后渐成集市,明末清初小市街称小甸集。其境内有西周时期汪古城遗址、春秋时期狄青寺遗址和汉代筑城、鲁古城、邵老湾遗址。还有汉代田铺小古堆、曹王岗小古堆、双湾大古

堆、后新庄双古堆、老牛山古堆等古墓葬,是一个历史深厚的地方。

近看,在中国版图寻找小甸集,得用大倍数的放大镜。若翻新中国史,在开篇附近,三烈士曹渊、曹云露、曹少修以及曹鼐、马家礼、韩孟平、涂德文等无数烈士前仆后继披荆斩棘呼啸而来。1923年冬,这里成立了直属中央领导的中共小甸集特支,是安徽省最早成立的农村党组织,是第一面红旗诞生地,彪炳史册,毫无争议。现在,这里建有四处纪念地:中共小甸集特支旧址、曹渊烈士故居、寿县革命烈士陵园,是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纸上学来终究浅。这次来,我想走烈烈生前走过的乡路,看看这片红土地上新作物的长势。

曹渊故居修葺一新,土墙草顶,可窥农耕时代景象一二。东北方有一处瞭望楼,当时定居于村庄的至高处,是守望平安的双眼。故居外有池塘,满当当的一塘水,照见天上的流云埤边的垂柳。当年,曹渊在外读书,曾把木瓜引种来。《诗经》里的木瓜可换琼瑶琼琚,恰如年轻的曹渊怀揣瑜心若芷萱的理想,拜别乡亲父老,把妻儿留在乡土,以青春之躯换取珍贵的民主独立,护佑每一个物种和每一粒种子,在故乡,在中华大地,向下扎根,向上开花结果,供养子子孙孙。

木瓜树已经没有了。他的故居旁边,一小簇一小簇的波斯菊开得热烈。几株枣树、石榴、桃树分行站立,它们在风中互致问候,小毛桃小尖嘴红了,引得雀鸟抱着桃枝不放。一朵美丽的桃花变成了一颗鲜红的桃子,生命在悄然不觉的时光里发生着奇妙地改变。一粒种子若不落到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仍旧是它自己。一粒种子若是落到地里死了,被剥夺被掩埋,便会经历着生命的奇迹,地平线上就会出现木瓜桃李榆枣椿槐榴檀……这多么像他,像他们,这粒粒革命的种子,牺牲埋葬,换来了一批批崭新的生长,组成了此后的时代。

1924年夏天,上海大学党组织派遣党员胡允恭和凤合县的吴云等6人在小甸集曹小郭子开办了小甸集淮上中学补习社,同时,建立了淮上中学补习

社党支部,直属党中央领导。今天,在复建的补习社,可见被塑复原的一群热血青年为探求真理求知若渴的场景。由此可见,从那个时候起,或者更早,老区人民就对教育非常重视。英雄就义,英魂还乡,既然是种子的生命,定有赓续的基因。小甸距离县城和合肥市不远不近,为方便老区的孩子上学,有识之士斥巨资建起了高标准万瑞中学,学校教学设施先进,师资力量雄厚,可供3000多名孩子接受优质教育。

小甸镇地处江淮丘陵地带,地面高低起伏,岗冲相间,土壤系黄棕壤与水稻土,属季风性亚热带半湿润气候。除丰产传统的水稻、小麦、油菜、棉花、豆类等外,多种蔬菜、水果在此找到了佳美居所。在大棚里,见到种植的贝贝南瓜,它们用须蔓抓住园丁搭建的铁丝架,缓缓直起身,把自己的小绿灯一排排挂将出去,这翡翠的果实,捧在掌中,如它的名字一样,可心至极。据说,此瓜蒸熟,甜糯有致,不温不火,是现在所提倡的低碳环保养生的餐桌上新宠。除贝贝南瓜外,还有瓜蒌子、黄蜜桃等,这都是出现在小甸地平线上的新物种。

走至这里,心中的画卷基本有谱:选定天际线和地平线,用普蓝、青莲、深红调黛天晚云,用银白让每一个英烈星宿飞上天幕。地平线上,橘红落日,山上群青巍峨,林着无边苍翠;近处,流水洒金,稻菽滚绿,一群褚色飞鸟冲向天际。当然,要留白,我得把更多的白留给远方,留给明天。

# 浅议治水

余益环



正阳关(资料图)

## 淮河(淮南)文化漫谈(第三季)征文

我耳闻目睹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水利建设方面的伟大成就,也曾写了《福荫世人歌》之七绝:“愚公移山壮志多,切岗劈岭筑长河。碧波荡漾禾苗壮,福荫人间万代歌。”可怎么也达不到入木三分的程度。原因在于我正生活在校园中,远离治水工地;参加工作后的近20年间与文墨打交道,疏于修路筑堤之工,所以这一块我还是待于启蒙的学生。

孩童时的我,就熟听了父辈们的口头禅:三年干,三年淹,三年蝗虫遮满天,说的是黄淮地区历史上的多次多难,好景甚少。后来在一些史料上看到的记载,证明老人们的口说不是凭空无据,而是社会的现实。中国的元朝时期,淮河就有过多次决口,吞没大片良田及蝗虫袭击之灾,造成半壁山河破碎,村落城邑化为废墟的现象,形成“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悲惨局面。

数百年过去,山河依旧,只有共产党才是治山治水,改天换地的领头人。新中国成立之初,毛主席就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令,在这一号令指引下,亿万大军投身到治淮的浩大工程中。各级成立了相当规模的治水机构,省级为治淮委员会,它的名字我至今熟记于心,缘于读初中时突发脑炎,没能及时治疗,病情恶化到命在旦夕中的地步,校方几次请来省驻淮委员会的大夫诊治,才把我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我自然由衷感谢党,感谢治淮委员会的白衣战士。

淮河治理,始于1951年冬至1957

# 戊戌君子与正阳关

时本放

1898戊戌年肃杀之秋,一场史无前例的变法从揭幕到落幕,快得令人目不暇接。这年9月5日,年仅24岁的福建人林旭奉光绪帝诏从寿州正阳关入京,与谭嗣同、杨锐、刘光第等四人,被授予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要务,是谓“军机四卿”,他们每日与光绪帝筹划新政,激浊扬清,剑指旧政深弊,“百日维新”迅速掀起高潮。两周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发动政变,当街戮杀六君子,林旭是其一,废除了新政纲,踌躇满志的新政大戏在刀光剑影中戛然落幕。

林旭一生苦短,才华横溢,超群绝伦,生前却与正阳关有割舍不断的关系,在其生命的最后两年,便居住在正阳关。他留下的《晚翠轩诗集》中,有吟诵南堤桃花的诗句。就义时,他的岳父沈瑜庆还任安徽皖岸督销局(驻正阳关)总办职务,他的少年挚友、当年曾与林旭夫妇同在正阳关的李宣襄在悼诗中写道:“寒风今九月,忠骨返郊次。孤嫠泣淮水,一叔枪山寺”,如实地刻画了林旭就义后,妻子沈鹤应在正阳关盐署倚门瞩望,在淮河边孤独痛泣的凄惨一幕。

1896年,即光绪二十二年,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委派林旭岳父沈瑜庆办皖岸督销局,专销南北商盐,督销安徽、庐州、池州、宁国、太平五府及滁州、和州二直隶州,驻大通(今属铜陵市),林旭时年21岁,夫妇俩随沈瑜庆赴任。同年七月,接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又委派沈瑜庆办皖北督销局,驻

寿州正阳关,林旭夫妇又随岳父由长江南岸转赴淮河岸边的正阳关。

正阳关盐署是林旭此生中最后一个住所,他在这里生活,也从这里出发,北上京津,南去沪杭,义无反顾地投身新政。当时福建以陈衍为代表的诗人,创办了“同光体”诗苑,诗风风行闽中,陈衍及诗词大家陈书和沈瑜庆外甥李宣襄等人,也随同沈瑜庆来到繁华的正阳关,一行人由江南来到淮河边。正阳关盐署衙门有书屋百余间,林旭随岳父住进盐署后,见住地场所宽大,便把他在大通创办的“晚翠轩”书房移来。林旭的妻子沈鹤应也喜爱诗词,这一时期沈瑜庆与女儿女婿和外甥李宣襄等每日与陈书切磋诗律,吟诵新作,沈瑜庆有诗道:“懒向先生问字,却输娇女填词”,足见当时情形。

正阳关扼守淮、颍、淠三水之咽喉,是淮河中游重要水运枢纽,七十二水通正阳。在正阳关,林旭每日吟诵,诗兴盎然。正阳关段有个南塘,如同在淮岸边张起一湾水屏障,往来客船可泊于此避风躲浪。春天里,淮河水桅来帆往,南塘边柳绿花红,林旭与朋友每到此,便频频吟诗。有次漫步南塘堤上,林旭反复吟咏“淮水东流思不尽,春阳欲暮月初长”,春天将要过去,白昼开始变长,诗人的思绪如同淮河水一样,无边无际。甲午战败后,目睹国家积弱积贫的现状,林旭苦苦探索,愤懑在胸,跃然纸上。

光绪二十一年春,清廷在甲午战争中战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5月,林旭在京与同时参加会

试的举人“发愤上书,请拒和议”。8月,康有为在京沪发起成立强学会,为中国自强而立,林旭是其中一员。不久,北京强学会遭慈禧太后封禁。一年后,林旭在淮河边作《正阳关孔子庙诗》,挂念强学会同仁,与维新派人士遥相呼应,诗中写道:“去年海内兴学会,推原讲习为商榷。纪年上溯孔子卒,见者适适疑且惊。”强学会以孔子卒年为纪年,引起保皇党和守旧大臣的疑惧。当时国难当头,林旭认为需“固宜志士慷慨起,引臂疾呼察者醒”。呼吁仁人志士慷慨奋起,振臂疾呼,唤醒沉睡之众,争取自强自立。林旭此时奔走于京皖之间,身在淮上,心系神州。借参谒正阳关孔子庙,发出自己的吼声。

风雨飘摇的大清迎来光绪二十四年,此时林旭两次来京会试,结识了变法维新派中坚人员康有为、梁启超,8月下旬,曾任福建学政的王锡蕃将林旭、严复等四名优秀人才向朝廷举荐。9月5日,光绪帝颁旨,林旭等四人着加四品卿衔,参与军政事宜,这一时期光绪帝颁发诏谕,由林旭起草居多。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捕杀林旭、谭嗣同等六君子。林旭赴义时,面不改色,仰天大啸:“君子死,正义尽!”噩耗传到正阳关,沈鹤应悲痛欲绝,服毒殉夫而逝。

斗转星移,往事如烟。今捧读烈士林旭的《晚翠轩诗集》,品味百年前这位异乡青年志士的欢喜和哀痛,令人更加怀念吟淮上的那个自强不息的青春身影。

# 根据地唱起花鼓灯歌

苏登芬

潘集区是一个农业大区,也是红色文化浓郁的地方。这里是历史上就已形成的花鼓灯窝子;这里是早期高皇地下党组织和齐王庙特别党支部基地;这里是凤台县抗日民主政府所在地;这里是全国有名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革命先烈们曾经在这块热土上冲锋陷阵,奋勇杀敌,流下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潘集曾经是新四军六八八团将士奋勇抗敌的地方,潘集境内的儿女为之英勇奋斗不惜流血牺牲。期间王怀友、王保官、王保昌就参加中共地下党在架河齐王庙办起的贫民夜校,传授革命的文化知识和启蒙教育,尔后王怀友三人则以花鼓灯艺人的身份深入沿淮岗湾和草湖王家普及教唱《穷人歌》,歌词大意是:穷人真可怜,少吃又无穿,终日去讨饭,小巴狗向前,汪汪来咬俺,左手抱孩子,右手提着篮,大叔二婶喊了多少遍,讨饭实在难,冻得打颤颤,站了多时无奈何,只得回家转,野菜煮白水,全家泪汪汪。革命歌曲和革命道理的熏陶,后来《穷人歌》被编成了《花鼓灯唱段》。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情意深。使很多同志思想进化,决心跟着共产党,为推翻封建剥削制度而斗争。于是广大农民

积极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农民运动。接着花鼓灯老艺人编了《参加新四军》的歌:“要想不讨饭,跟着新四军干,丢掉竹杆枪杆,坚决去抗战”。也有当兵的歌:“花鼓一打脆生生,知心话儿哥哥听,民族危难正用人,哥哥报国有决心,送你去当新四军”。尔后老潘集街流传民谣:“新四军来到潘集街,打得鬼子真惨败,反动派不敢把头抬,根据地一天天扩大起来!”“大淮河,八公山,家乡就在淮河岸,东村伙伴去砍柴,西村伙伴去种田,个个都是英雄汉,南山有虎大家打,鬼子来了大家砍。”再有:“花鼓一打咯登登,四面八方来玩灯,远的不过三、五里,近的都是南北村,不擦粉、不点灯,逢年过节开开心,玩灯都是根据地人”。

解放后,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主人,花鼓灯老艺人这样唱道:“穷人翻身真正好,扭起秧歌送代表,代表送去开大会。讨论地要分配,分田地自己累,分牛马自己喂,穷人从此不受罪,穷人翻身真得味”。1953年,安徽代表团参加全国歌舞会演,著名花鼓灯艺人王考干、武佩选作为代表团成员,去京参演并参加“五一”联欢,王边舞边唱道:“空手一举出彩云,锣鼓带来祝贺声,玩灯召过千万,五三年会演来北京,五月一日大

游行,毛主席站在天安门,总结报告我们听,花鼓灯传人有精神,四海一片欢呼声”。1954年遭遇特大水灾,歌词是:“1954年发大水,洪水冲倒淮河堤,淹没村庄淹倒房,高田洼地翻波浪,人民救星共产党,帮助我们救灾荒,发粮食,发寒衣,发展副业搞救济,小孩他娘俺的妻,不能全靠政府帮,你去捕鱼砸石头,我去带头修河堤”五七年、五八年,时赶天跃进,革命热情高涨,大挖塘建水渠的工地上:“一道水渠宽又长,弯弯曲曲到俺庄,本来天旱未落雨,哪来清水灌满塘,若问清水何处来,千功降住老龙王,上天迎来银河水,地下挖出大水仓”。“文化大革命”期间,花鼓灯被视为黄色、下流,被批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潘集建区以来,花鼓灯艺术得到长足发展,老艺人和一批后起之秀,创作了大量的花鼓灯新歌:“一脚踢开穷过渡,潘集大地起宏图,煤矿电厂平地起,都是通天大项目,机轮滚滚马达响,农村处处起余辉,举贤荐能新风开,工农并进振声威”。“大呼隆、清水汤,责任制,似蜜糖,口渴甘露露感谢党,干活再累也值当”。改革开放四十年,潘集人民歌道:“改革开放四十载,中华复兴国力强,教科文卫新发展,人才兴旺奔小康,工农

商学一起上,城市乡村换新装,和谐社会讲文明,依法办事太平洋”。在潘集区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老艺人唱道:“面朝黄土背朝天,一代一代往下传。三黄五帝夏商周,唐宋元明无变迁。共产党,帮助我们救灾荒,锄头变成方向盘。犁把种收机械化,乡巴佬洗净泥腿子。彻底摆脱贫土窝,农民种地不交税。国家还给补助钱,以人为本是根基,事事处处都为民”。

新时代的今天,根据地人民扬眉吐气,“十九大来领航,建设社会主义新思想,实行改革开放,实事求是闯新路,顺形势抓机遇,根据地天大地明。根据地变成大乐园,城乡一片欢笑声,感动了仙感动了神,离开天宫下凡尘,玉皇大帝抢扇子,王母娘娘盘板凳,嫦娥扭起兰花舞,七仙女排队来游春,齐天大圣玩不上,急得老打筋斗云,潘集大地光景美,天上人间分不清”。

花鼓灯从根据地唱起,唱红了潘集大地,唱出了新中国七十多年的变化,这优美的韵律,伴着新时代的中国梦传遍四方……

# 孙状元献奇珍

刘文勇

公元1865年冬,即同治3年,咸丰九年状元孙家鼐,奉命调回京城,任内閣大学士。孙家鼐同治奏本,说,寿州有奇珍,可治陛下之头暈。

孙家鼐说,明朝元年,娘娘马氏回凤阳祭祖,因头晕,几乎要死。凤阳邻城寿州渔民得此消息,献淮王鱼一条,治好马娘娘头暈病,洪武帝颜大悦,免了寿州地方十年捐税。

载淳说,我知道,淮王鱼是淮河的精灵,它是武帝叔叔淮南王刘安宴请宾客之佳肴,所以叫淮王鱼。此鱼,在康熙年间出现一次,大帝曾食此鱼,言鲜美无比。遗憾的是,从康熙帝至今,已二百余年,淮王鱼像是绝了迹,再无现身啊!

孙家鼐说,臣闻老辈人说,此鱼逢明君必出。臣想,当今陛下之英明,此鱼定会现身,伺身于帝,根治帝之晕疾。

载淳叹口气说,民间人讲,快活似皇帝。朕当了七年皇帝,却不快活。你们不知道,这头晕之疾,多么折磨人。爱卿若能治好朕之头晕,乃天下第一大功臣也。

孙家鼐不敢怠慢,带精干随从,快马回寿州。到寿州,不见官,不会客,连亲朋好友也不及相见,径直往淮渔民孟二小的船上。

孙家鼐与孟二小有段缘分,可谓生死之交。

孙家鼐二十岁那年,渔民孟二小是奇人,他在水中停住呼吸,能达半小时之久。但受豪门欺凌,妻被侮辱,他本人被抓入狱。眼看这桩冤案即成铁定。但寿州才子孙家鼐,不畏强暴,走出书斋,仗义执言,为孟申冤。州官见是孙家鼐呈送的状纸,不敢怠慢,精推细察,查明真像,惩治了罪犯,还了二小公道。从此二小把孙家鼐当成大救星;而孙家鼐也把二小当作亲密兄弟。

孙家鼐在四川道任职,二小千里迢迢,送来一尾淮王鱼。二小说,孙大人天恩清,淮王鱼现身了啊!我家你恩威,

年冬,连续七载,它的总体工程是疏浚河道,加宽培厚堤坝,成为上游的寿县、霍邱、颍上三县人民的神圣任务。每年的人冬时节,淮河两岸红旗招展,人群涌动,挥锹擦汗,抛砖弃土的号子声,构成了治淮的壮观场景和时代的画卷。

一分劳动一分收获,半个世纪过去了,寿县人民虽没能完全避免水患之害,但颗粒无收,庄园毁坏,无家可归的悲惨却一去不复返了,就连连续一个多月降雨,全县交通受阻,水位高达海拔24.64米的1991年,人们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依然平稳地跨过了难关。水患虽时有,但均为内涝所致,与淮河泛滥不相干。

再说寿县中部迎河区域内的迎河航道,它与大河相比是小河,没有多大的名气,可它是寿县水利建设上的一座丰碑。上世纪的1958年至1959年,寿县人民政府动员全县人民参战,东临沛东干渠,西至沛河,本地挖成长长达30多华里,名曰“迎河航道”。它兼负迎河区域内30多万亩的农田灌溉和安丰塘泄洪的双重作用。在交通不便的当年,这条河海通航了一度客运,解除了一方百姓的徒步之苦。

忆往矣,上世纪的七十年代,作为蹲点联系工作的身份,我曾亲临泄洪工程的中心沟和疏浚工程的沛河工地,穿上“解放鞋”,脱下旧棉袄,与社员一道,挥锹铲土,肩挑泥巴,夜卧地铺,滚爬了一个工期又一个工期。

随着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挥汗如雨的治水人群不复存在,可历史让人陶醉,那种红旗飘飘,人海涌动的场景,何尝不是一幅美丽的画卷呢!正因为如此,祖国版图上才出现了千支万条水系和河网化的现实,如今的农家人方才徜徉在旱涝保收的田地里,享受五谷芳香。

它进入了我的网中。这是淮王鱼要我谢大人天恩啊!

孙家鼐手抚二小之背,说,你不要叫我大人,我一直把你看成兄弟。你千里迢迢送淮王鱼,这份心意,我心领了。但孙家鼐没食此鱼,而是送给他管家吃了。这个管家患头暈病,已达三十余年,食下淮王鱼,一个月后见效。

所以,孙家鼐敢向同治皇帝说淮王鱼现身的话;也敢保证能够抓到淮王鱼献给同治皇帝;还敢断言淮王鱼能够治好同治皇帝头暈之疾。

孟二小听了孙家鼐的叙说,对孙大人说,为孙大人效劳,万死不辞。但我要对恩人说实话,淮王鱼生在八公山黑龙潭内,它轻易不出来。此鱼,有十八种鱼鳖虾蟹的保护,能捉住淮王鱼,要经过十八道关。去年,我第一次闯黑龙潭抓住那条淮王鱼,是九死一生。但为大人,我心里是高兴的。这一次,为皇上,我要拼上命,二闯黑龙潭,即使死了,也是值得的。

孙家鼐不知道,也没想到捉淮王鱼这么艰难。但已向皇上夸下海口,再说,治好皇上头暈,是为国为民谋福啊!作臣的、为民的,能说什么呢?

孙家鼐对孟二小说,兄弟,你这次二进黑龙潭,是为国家和人民,我代表国家和人民感谢你!说罢,他深深地向孟二小鞠了一躬。

真是马不停蹄,孟二小带孙家鼐,还有伴随孙家鼐的快马,一齐来到八公山的黑龙潭的水面上。孟二小打点停当,一个猛子钻进水中,孙家鼐在船上等等啊,五分钟、十分钟……直至三十分钟,二小还是没有出水,孙家鼐急得要死,他在心里,已经一千遍、一万遍地求过老天,让孟二小抓住淮王鱼,平安地归来!

孙家鼐的祈祷成功了,孟二小终于浮出水面,他面露喜色,却是有气无力地对孙大人说,我捉到了三条淮王鱼,这是托大人、皇上的鸿福!